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蘇 東 坡 集

(八)

蘇 軾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蘇東坡集

(八)

蘇軾著

國學基本叢書

蘇東坡集後集

卷八

詩一首

何公橋詩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鶻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沔彼濫觴。蛙跳鯨游。溢而懷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舞于盤渦。冰坼雷解。坐使此邦。畫爲兩州。鷄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公心如鐵。非石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疏爲玉虹。隱爲金堤。直欄橫檻。百賈所栖。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填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爲此橋。願公千歲。與橋壽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于桐鄉。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賦八首

黠鼠賦

蘇子夜坐。有鼠方齧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囊中空。嚶嚶聲聲。聲在囊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去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齧也。而遽死耶。向爲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歎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囊中。囊堅而不可穴。

也。故不齧而齧。以聲致人。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兔於處女。烏在其爲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余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齧。而爲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於汝而忘之耶。余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筆記余之作。

秋陽賦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爲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蒸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后土冒沒。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遠溼而五遷。晝燎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吳。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牆壁頽穿。面垢落墜之塗。目泫濕薪之煙。釜甑其空。四鄰悄然。鸛鶴鳴於戶庭。婦宵興而永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忽釜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鐘其鏗。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陽谷。升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

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夏爲盾，而以冬爲衰乎？吾儕小人，輕愷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羣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居不瑾戶，出不仰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洞庭春色賦并引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斑。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嫋嫋兮秋風，泛天宇兮清閑。吹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攜佳人而往游，勒霧鬢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糝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雲烝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濟。翠勺銀罌，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鳴夷，款木門之銅鑲。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如鬢鬢。鼓巴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關。臥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於渺茫，吊夫差之惓惓。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烏乎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爲我刪之。

中山松醪賦

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而識淺，散星宿於亭臯。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束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嗟搆廈其已遠。

尙藥石而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燭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烝羔。酌以瓊藤之紋樽。薦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騷。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峯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猿。遂從此而入海。渺颯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檣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舖歎其醜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沉香山子賦子由生日作

古者以芸爲香。以蘭爲芬。以鬱鬯爲禱。以脂蕭爲焚。以椒爲塗。以蕙爲薰。杜蘅帶屈。菖蒲薦文。麝多忌而本羶。蘇合若薌。而實葷。嗟吾知之幾何。爲六入之所分。方根塵之起滅。常顛倒其天君。每求似於髣髴。或鼻勞而妄聞。獨沉水爲近正。可以配薜蔔而並云。矧儋崖之異產。實超然而不羣。旣金堅而玉潤。亦鶴骨而龍筋。惟膏液之內足。故把握而兼斤。顧占城之枯朽。宜鑿釜而燎蚊。宛彼小山。巉然可欣。如太華之倚天。象小孤之插雲。往壽子之生朝。以寫我之老勲。子方面壁以終日。豈亦歸田而自耘。幸置此於几席。養幽芳於幌幌。無一往之發烈。有無窮之氤氳。蓋非獨以飲東坡之壽。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

酒子賦并引

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旣熟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珏。乃以是餉子。寧其醅之滴。以斬予一醉。此意豈可忘哉。乃爲賦之。

米爲母。麴其父。烝羔豚。出髓乳。憐二子。自節口。餉滑甘。輔衰朽。先生醉。二子舞。歸淪其糟。飲其友。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之曰。吾觀稗酒之初。茲兮。若嬰兒之未孩。及其溢流而走空兮。又若時女之方笄。割玉脾於蠶室兮。鼈雛鵝之鴛鴦。味盎盎其春融兮。氣凜冽而秋淒。自我幡腹之瓜罌兮。入我囫中之荷盃。瞰朝霞於霜谷兮。濛夜稻於露畦。吾飲少而輒醉兮。與百榼其均齊。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實際而形開。顧無以醉二子之勤兮。出妙語爲瓊瑰。歸懷璧且握珠兮。挾所有以傲厥妻。遂諷誦以忘食兮。殷空腸之轉雷。

濁醪有妙理賦 神聖功用無捷於酒

酒勿嫌濁。人當取醇。失憂心於昨夢。信妙理之疑神。渾盎盎以無聲。始從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徑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爲命。常因既醉之適。方識此心之正。稻米無知。豈解窮理。麴蘖有毒。安能發性。乃知神物之自然。蓋與天工而相並。得時行道。我則師齊相之飲醇。遠害全身。我則學徐公之中聖。湛若秋露。穆如春風。疑宿雲之解駁。漏朝日之暎紅。初體粟之失去。旋眼花之掃空。酷愛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猶嫌白老。不頌德而言功。兀爾坐忘。浩然天縱。如如不動。而體無礙。了了常知。而心不用。坐中客滿。惟憂百榼之空。身後名輕。但覺一盃之重。今夫明月之珠。不可以襦。夜光之璧。不可以鋪。芻豢飽我。而不我覺。布帛煖我。而不我娛。惟此君獨游萬物之表。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在醉常醒。孰是狂人之藥。得意忘味。始知至道之腴。又何必一石亦醉。罔聞州閭。五斗解醒。不問妻妾。結褵廷中。觀廷尉之度量。脫鞞殿上。夸謫仙之敏捷。陽醉邊地。常陋王式之褊。鳴歌仰天。每譏楊惲之狹。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勸而我不聞。其誰敢接。殊不知人之齊聖。匪昏之如古者。晤語必旅之於獨醒者。汨羅之道也。屢舞者高陽之徒歟。惡蔣

濟而射木人。又何狷淺。殺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疎。故我內全其天。外寓於酒。濁者以飲。吾僕。清者以酌。吾友。吾方耕於渺莽之野。而汲於清冷之淵。以釀此醪。然後舉窪樽而屬吾口。

天慶觀乳泉賦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其穉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涕。爲洩爲血。爲洩爲淚。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驚。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真液。下涌于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稿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渣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餅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而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佩之落谷。灩玉池之生肥。吾三嚙而遄返。懼守神之訶譏。却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琴操一首

醉翁操并引

琅耶幽谷。山水奇麗。泉鳴空澗。若中音會。醉翁喜之。把酒臨聽。輒欣然忘歸。既去十餘年。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遊。以琴寫其聲。曰醉翁操。節奏疎宕。而音指華暢。知琴者以爲絕倫。然有其聲而無其辭。翁雖爲作歌。而與琴聲不合。又依楚詞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詞以製曲。雖粗合均度。而琴聲爲詞所絕約。非天成也。後三十餘年。翁旣捐館舍。而遵亦沒久矣。有廬山玉潤道人崔閑。特妙於琴。恨此曲之無詞。乃譜其聲。而請於東坡居士以補之云。

琅然清圓。誰彈響空山。無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娟娟。人未眠。荷蕢過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泛聲同此。醉翁嘯詠。聲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回川。思翁無歲年。翁今爲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三兩絃。

辭二首

王大年哀辭

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居相隣。日相從也。時太守陳公弼馭下嚴甚。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君獨倜倜自若。未嘗降色詞。公弼亦敬焉。予始異之。問於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寧軍節度使諱全彬之曾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諱凱之子也。少時從父討賊甘陵。搏戰城下。所部斬七十餘級。手射殺二人。而奏功不賞。或勸君自言。君笑曰。吾爲君父戰。豈爲賞哉。予聞而賢之。始與論交。君博學精練。書無所不通。尤喜予文。每爲出一篇。輒拊掌歡然。終日。予始未知佛法。君爲言大略。皆推見

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書。蓋自君發之。其後君爲將。日有聞乞自試於邊。而韓魏公文潞公皆以爲可用。先帝方欲盡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讜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子游。予旣悲君之不遇。而喜其有子。於其葬也。作相挽之詩以餞之。其詞曰。

君之爲將。允武且仁。甚似其父。而輔以文。君之爲士。涵詠書詩。議論慨然。其子似之。奔走四方。豪傑是友。沒而無聞。朋友之咎。驥墮地走。虎生而斑。視其父子。以考我言。

鍾子翼哀辭并引

軾年始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虔。有隱君子鍾君。與其弟概從吾游。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嘗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爲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有五年。軾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迹。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沒。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棗。字子翼。博學篤行。爲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沒。儂智高叛嶺南。聲搖江西。虔守曹觀欲籍民財。爲戰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君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爲左右手。況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民爲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爲。觀悟而止。虔人以安。其詞曰。

嶮峒摩天。章貢激石。致兩確。高深相臨。悍堅相排。洶嶽嶽。是故其民勇而尙氣。巧襲斲。而其君子抗志礪節。敏於學。矯矯鍾君。泳于德淵。自澡濯。貧不怨天。困不求人。老愈慤。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剝。吾先君

子南游萬里。道阻邈。如金未鎔。木未繩。墨玉未琢。君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飲我醪。甚甘醜。此濁覽觀江山。扣歷泉石。步犖确。先君北歸。君老于虔望南朔。我來易世。池臺旣平。墓木握。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白首。感傷薰心。隕涕渥。是身虛空。俯仰變滅。過電雹。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詔後覺。

頌一首

桂酒頌

禮曰。喪有疾。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薑桂之謂也。古者非喪食。不徹薑桂。楚辭曰。奠桂酒兮椒漿。是桂可以爲酒也。本草桂有小毒。而菌桂牡桂。皆無毒。大略皆主溫中。利肝肺氣。殺三蟲。輕身堅骨。養神發色。使常如童子。療心腹冷疾。爲百藥先。無所畏。陶隱居云。仙經服三桂。以葱涕合雲母。烝爲水。而孫思邈亦云。久服。可行水上。此輕身之效也。吾謫居海上。法當數飲酒。以禦瘴。而嶺南無酒禁。有隱者以桂酒方授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也。東坡先生曰。酒天祿也。其成壞美惡。世以兆主人之吉凶。吾得此。豈非天哉。故爲之頌。以遺後之有道而居夷者。其法蓋刻石置之羅浮鐵橋之下。非忘世求道者。莫至焉。其詞曰。

中原百國東南傾。流膏輸液歸南溟。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水娠黃金山空青。丹砂晨暎珠夜明。百草甘辛角芳馨。旃檀沈水乃公卿。大夫芝蘭士薰蘅。桂君獨立冬鮮榮。無所懼畏時靡爭。釀爲我醪。淳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醒。輔安五神伐三彭。肌膚渥丹身毛輕。冷然風飛罔水行。誰其傳者疑方平。教我常作醉中醒。

銘八首

四達齋銘并引

高郵使君趙晦之作齋東園戶牖四達因以名之眉山蘇軾過而爲之銘曰
有藏于中必諱於外惟慢與謹皆盜之誨孰如此間空洞無物戶牖闔開廓焉四達擊去盜易使無盜難
我無可攘以守則完趙侯無心得法亦谿四出其齋以達民迷

擇勝亭銘

維古潁城因潁爲隍倚舟於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
我欲卽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欒梁鑿柄交設合散靡常
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
可使逸少祓禊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旣薺我茶亦醪我漿旣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
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敵又改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
虛白爲室無何爲鄉神馬尻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
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德威堂銘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旣老爲辭杖而造
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

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尙能起李靖於旣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尊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霽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旣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皐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祗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其訓之。

洗玉池銘

世忽不踐。以用爲急。秦漢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存。五瑞莫輯。趙璧婦玩。魯璜盜竊。鼠亂鄭璞。鵠抵晉棘。維伯時父。吊古啜泣。道逢玉人。解驂推食。劍璣鍼秘。錯落其室。旣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世。久就淪蟄。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孰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琅然環玦。援手之勞。終睨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欣戚。

仲和父銘之。維以詠德。

雪浪齋銘并引

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脈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得白石曲陽。爲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駁石雪浪。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漢鼎銘并引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靡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己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烏乎悲矣。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襲九淵之神龍。湧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勝而栖神。蔚鵝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飲江之鼉鼉。岌飛簷與鐵柱。插清江之齣淪。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琨。耿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鰕與蛭蟻。逝將去而反顧。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逮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爲仁。

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一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旣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予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吵莽。九疑之聯縣。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旣已粲然畢陳於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卷九

硯銘十一首

丹石硯銘

唐林天遺予丹石硯。粲然如芙蓉之出水。殺墨而宜筆。盡硯之美。唐氏譜天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所出。予蓋知之。銘曰。彤池紫淵。出日所浴。烝爲赤霓。以貫暘谷。是生斯珍。非石非玉。因材制用。璧水環復。耕於中洲。藝我玄粟。投種則穫。不炊而熟。

王仲儀硯銘

汲鄭蚤聞。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質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

端石硯銘二首并引

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少而好直。贈以端硯。且銘之曰。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爲煤。孤竹爲筆。蓬麻效紙。仰泉致滴。斬几信平。聲鉤以全。吾直與墨爲入。玉靈之食。與水爲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黃魯直銅雀硯銘

漳濱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真隔。人亡臺廢。得反天宅。遇發丘將。復爲麟獲。纍然黃子。玄豈尙白。天實命我。使與其蹟。

陳公密子石硯銘

孰形無情。古亦卵生。黃胞白絡。以孕黝頰。已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

龍尾石月硯銘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者哉。生明而運墨者。旁死魄。忽玄雲之靈黴。觀玉兔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迹於簡冊。照千古其如在。耿此月之不沒。

邁硯銘邁往德興盡以一硯以此銘之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子。以此書獄常思生。

迨硯銘

有盡石。無已求。生陰壑。闕重湫。得之艱。豈輕授。旌苦學。畀長頭。

卵硯銘

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蒼壁。與居士同出入。更嶮夷。無燥溼。今何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寂。

唐陸魯望硯銘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寶。實相予。爲散人。出叢書。

贊八首

九馬圖贊并引

長安薛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爲作詩者也。拳毛師子二駿在焉。作九馬贊。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我思開元。今爲幾日。

筋骨應圖至三萬疋。云何寂寥。跬步山川。負鹽挽磨。淚溼九泉。牝牡驪黃。自以爲至。駸其一毛。棄我千里。蹶齧是乘。脂蠟其鞭。道阻且長。喟其永歎。

顧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贊

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者行。先生超然坐其旁。挾策讀書。羊不亡。化而爲石。起復僵。流涎磨牙笑虎狼。先生上賓。羊服箱。號稱雨工行四方。莫隨上林芒屨郎。鯁門舐地尋鹽湯。

二疎圖贊

惟天爲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變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延州來季子贊并引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德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

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烏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蛻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偃松屏贊并引

子爲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爲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晝寒松偃，蓋爲護首小屏，爲之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峯，地裂冰谷。凜然孤清，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磽磽巖巖。方春不知，沍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三馬圖贊并引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敕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禽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且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顛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然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蔣之奇爲熙河帥，西蕃有貢。

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爲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爲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相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歎三馬之神駿。乃爲之贊曰。吁。鬼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嫫姚。今在廷。服虎豹。效天驥。立內朝。八尺龍神超。遙若將西。燕昆瑤。帝念民。乃下招。籥歸雲。逝房妖。

李潭六馬圖贊

六馬異態。以似爲妍。畫師何從。得所以然。相此癢者。舉脣見咽。方其癢時。槁木萬錢。絡以全玉。非馬所便。烏乎。各適其適。以全吾天乎。

李伯時畫李端叔真贊

須髮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胸腹之掀然。以爲可得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爲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畫于龍眠矣。嗚呼。將爲旣琢之玉。以役其天乎。其將爲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抑將遊戲此世。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伯時號龍眠

雜文十六首

太息一首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

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城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烏乎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于家。三年然後出之。

書王奧所藏太宗御書後

日行于天。委照萬物之上。光氣所及。或流爲慶雲。結爲丹砂。初豈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于筆墨。擣藻尺素之上。弄翰團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爲多。子孫世守之。遂爲希代之寶。文正之孫懿敏之子奧。出以示臣。軾敬拜手稽首。書其後。

送錢唐僧思聰歸孤山社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雖有神禹。不能知其孰爲一孰爲六也。子思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明合而道可見。雖有黃帝孔丘。不能知其孰爲誠孰爲明也。

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惠。惠獨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惠則通。通則流。是焉知真惠哉。醉而狂。醒而止。惠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則褰裳疾走。常得大通。無目而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穿。惠之生定。速於定之生惠也。錢唐僧思聰。七歲善彈琴。十二捨琴而學書。書既工。十年捨書而學詩。詩有奇語。遂讀華嚴經。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師宿儒。皆敬愛之。秦少游。楞嚴觀世音語字之曰。聞復使聰日進而不已。自聞思修。以至于道。則華嚴法界海慧。盡爲蘊廬。而況書詩與琴乎。雖其苦之學道。無自虛空入者。輪扁斲輪。偃僂承蜩。苟有以之。其巧智物無陋者。聰若得道。琴與書皆與有力。詩其尤也。聰能如水鏡。以一含萬。則書與詩當益奇。吾將觀焉。以爲聰得道淺深之候。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

予自元祐之初。備位從官。日與正孺游。三年。予既有江海之意。而正孺亦慨然有歸歟之歎。遂請梓州得之。予時以詩送行。有掃棠陰。踵畫像之語。旋出領杭州。二年還朝。老病日加。方上章請郡。曰。正孺已及瓜矣。盍往代之。遂歸老眉山乎。或曰。不可。梓人之安正孺甚矣。其去正孺如去父母。子其忍奪之。乃止。不敢乞。梓人願復借留正孺。數年詔許之。而大丞相呂公典領實錄。見熙寧中。正孺爲御史時所言事。歎曰。君子哉斯人也。因言于上。除正孺直祕閣。士大夫以才能論議。取合一時可也。使人於十年之後。徐觀其所爲。心服而無異議。我亦無愧難矣。正孺有書來。欲刻諸公送行詩于石。求余爲跋尾。乃記所聞以遺之。且使梓人知予前詩卒章之意。未始一日忘也。

趙德麟字說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疎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勳名聞者。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材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時遊。得其爲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爲道。而敏於爲政。予以爲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爲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爲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己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仰而不聞。此真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爲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爲之說。

書晁無咎所作杜輿子師字說後

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夫君子得輿。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剝廬。上壯而下撓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寢其中。民將載之。上壯而下撓。疾走不顧。猶懼壓焉。今君學修於身。行修於家。而祿未及。旣完其下矣。故予以是名字之。與無咎意初無異者。而其文約。其義近。不足以發夫人之志。若無咎者。可謂富於言而妙於理者也。

書東臯子傳後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胷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臯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旣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黃子思詩集後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

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復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爲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外曾祖程公逸事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闕。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葍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溼。公適過之。知其冤。昨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誑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卽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藥誦

稽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

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潁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麪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伏苓藜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爲藥。使人誦之。日三。曰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伏苓多矣。居士則歌以答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伏苓麻麥有時而價兮。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既兮。烏乎噫嘻。館客不終以是爲愧兮。

補龍山文二首并引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今世不見此文。予乃戲爲補之曰。

征西大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哲。壺歌雅奏。緩帶輕怡。胡爲中觴。一笑粲發。梗楠競秀。榆柳獨脫。驥驟交驚。鷺蹇先蹶。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顛苗髮。維明將軍。度量闊達。容此下士。顛倒冠屨。宰夫揚觶。兕觥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重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

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叟。

東坡酒經一首

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麩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麩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尙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麩。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饗。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麩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口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籥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籥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麩。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籥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書柳子厚牛賦後一首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爲甚。客自高化。載半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飢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

不死。卽歸德於巫。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爲卻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記。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溼。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旣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

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勸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說。

續養生論一首

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論六情十二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廉貞故爲君子。貪狼故爲小人。予參二人之學而爲之說曰。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爲心。水爲腎。故五藏之性。心正而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官而腎爲政也。知此。則知鉤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鉤。凡氣之謂鉤。或趨或蹶。或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者皆鉤也。肺實出納之。肺爲金。爲白虎。故曰鉤。又曰虎。何謂汞。凡水之謂汞。唾涕膿血。精汗便利。凡溼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爲木。爲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之真人論內丹者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於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爲政。聲色外誘。邪淫內發。壬癸之英。下流爲人。或爲腐壞。是汞龍之出於水者也。喜怒哀樂。皆出於心者也。喜則攫擊隨之。怒則毆擊隨之。哀則躡踊隨之。樂則抃舞隨之。心動於內。而氣應於外。是鉤虎之出於火者也。汞龍之出於水。鉤虎之出於火。有能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真人教之以逆行。曰。龍當使從火出。虎當使從水生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

乎。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君師。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本性。無故是之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上。火在易爲离。离麗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于腦。而溢于玄膺。若鼻液而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汞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爲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曰木。骨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爲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汞龍之出于火。流于腦。溢于玄膺。必歸于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達于四支。浹于肌膚。而日壯。其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鉉虎之自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爲人。逆行則爲道。道則未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卷十

祕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論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

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况乎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謹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論曰。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

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爲己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荆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改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己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邪。將亦受之其先祖邪。受之其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夫伯。伯夷。非所以爲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爲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爲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爲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韋元成以侯讓其兄。而爲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爲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屢嘆也。謹論。

論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逸而責愈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無以逸。夫責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之動作步趨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不以爲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後世學衰而道散。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竊見其小者之一偏。以爲有國者。皆當惡衣糲食。與農夫並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爲百工。蓋孔子之時。則有是說矣。夫樊遲親受業於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焉欲學稼於孔子。孔子知是說之將蔓延於天下也。故極言其大而深折其詞。以爲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恭。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安用稼而解者以爲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夫樊遲之所爲。汲汲於學稼者何也。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志。以慢其上爲憂乎。是非以人君獨享其安榮。而使民勞苦。獨賢爲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之。則空言不足勸課百姓爲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使尊者習爲尊。卑者安爲卑。則夫民之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之宜。使祿之一國者不自以爲多。抱關擊柝者不自以爲寡。則夫民之勞苦。獨賢者又非所憂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實。則夫空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謹論。

形勢不如德論

論曰。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

爲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歡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爲君臣。其善可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爲寇讎。強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時。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爲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因此以人爲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以地爲形勢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有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以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爲形勢者也。然及其衰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而地之形勢不能救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慮其後世而爲之備患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德之明效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謹論。

論曰。三代之衰。至於今日。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相與咨嗟發憤。而卒於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而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脩。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爲樂非夔襄。而新晉代作律謝臬蘇。而法令亟易。而至於禮。獨何難歟。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謹論。

既醉備五福論

論曰。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強能行之也。以其功與。而民樂與之同樂。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猶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己勞苦而不怍。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効。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鮑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者。攸好德也。高明令終者。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黻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

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盼盼焉。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者。此可謂知本矣。謹論

策二道

御試制科策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尙多。和氣或鑿。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敍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嘆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撻姦。或曰。不撻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尙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章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圓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

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嘆。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嘆。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

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鷄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尙多。和氣或斲。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敍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己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旣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旣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

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消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義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

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地，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

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卻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鈇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常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旣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溼，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响溫煖之政，萬事惰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

噓而不能噓。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禁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鼈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擯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擯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擯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尙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

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紉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圖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

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概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閒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謹對。

擬進士對御試策并引狀

右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竊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聽廣大中外歡悅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陛下之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竊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帥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詩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載所聞上將以推廣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

策問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於廷評以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鱉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

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擬進士對御試策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皋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況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而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

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信。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革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

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也。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己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宰相不肯爲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免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疎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

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使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誤陛下。至於如此。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善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瑄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推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

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誓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隨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於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言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衆。未有不公而說。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

卷十一

志林十三首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苟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旣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常以文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

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旣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大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鄗。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顧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旣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粥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粥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菑，晉遷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

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鄗之遺民。而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都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烏乎。秦之巧。亦創知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知伯死。秦知創知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

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烏乎。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齟齬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齟齬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以肄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苻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填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爲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爲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

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祖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伯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爲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越旣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其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旣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

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蘇子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爲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句踐而栖之。會稽爲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卽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治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廬。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句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爲一言。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爲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爲哉。操以爲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子之忌克。伎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卻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

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恆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皇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強，天下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闢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常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

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畷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立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汙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啄。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

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也。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心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烏乎。增亦人傑也哉。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鑿白。同異之說。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俊。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

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於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特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烏乎。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烏乎。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

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魯隱公元年，不書卽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爲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諡，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與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爲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當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當

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脩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設冢宰。若太子未生，主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爲世

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乎。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有君子可以覽觀焉。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爲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而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爲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爲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

篡弑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是廢之。乃欲以爲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爲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苻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爲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晁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苻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爲。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爲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旣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爲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爲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爲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爲天下如養生愛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病而先服烏啄。憂熱病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未病而服藥者也。

卷十二

表狀劄子三十五首

辭免翰林學士承旨狀三首

右臣今月二十八日奉勅。已除臣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詔書到日。可依條交割公事訖。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臣已於當日依條交割公事訖。伏念臣頃以兩目昏暗。左臂不仁。堅辭禁林。將請便郡。庶緣靜退。少養衰殘。二年於茲。一事無補。才有限而難強。病不減而益增。但以東南連被災傷。不敢陳乞。別求安便。敢謂仁聖。尚賜恩憐。召還故官。復加新寵。不惟朝廷公議未允。實亦衰病勉強不前。兼竊觀邸報。臣弟轍已除尚書右丞。兄居禁林。弟爲執政。在公朝既合迴避。於私門實懼滿盈。計此誤恩。必難安處。伏望聖慈。除臣一郡。以息多言。臣見起發前去。至宿泗間。聽候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又

右臣近蒙恩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以衰病不才。難居禁近。兼以弟轍忝與執政。理合回避。奏乞除臣一郡。今奉詔書。未賜開允。恩威之重。需若雷雨。豈臣孱陋所敢固違。伏念臣自去闕庭。日加衰白。故疾不愈。舊學已荒。更冒寵榮。必速顛躓。而況清要之地。衆所奔趨。兄弟迭居。勢難安處。正使緣力辭而獲譴。猶賢於忝冒而致災。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賜除臣知揚越陳蔡一郡。臣今已到揚州。迺邇前去南京以來。聽候指揮。干冒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又

右臣近蒙恩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以衰病不才。難居禁近。兼以弟轍備位執政。理合回避。尋兩次奏乞。除臣一郡。準尙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前降詔書不允者。臣之愚慮。終以弟轍親嫌。於義未安。竊見仁宗朝王洙爲學士。以其從子堯臣。參知政事故罷。臣今來欲乞依王洙故事。回避。仍乞檢會前奏。除臣揚越陳蔡一郡。屢犯天威。臣無任戰恐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候坤成節上壽訖復遂前請狀

右臣近奏乞依王洙故事。罷翰林學士承旨。仍乞一郡。奉聖旨。依累降指揮不允者。銜戴恩慈。怵迫威命。已經三却。其敢固違。已於今月二十九日。赴閣門。祇受告命訖。然臣衰病日加。心力難強。親嫌之避。愚守不移。伏見坤成節在。近欲候上壽訖。復遂前請。勉強供職。庶表見臣子恭順之心。遂巡力詞。蓋終存典刑分義之守。謹錄奏聞。謹奏。

謝宣召入學士院狀二首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使星下燭。生蓬華之光華。天澤旁流。失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任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況金鑾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廳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離。及瓜而還。恍如夢寐。交親迎勞。都邑聚觀。驚華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折。宜投閒散。以養衰殘。豈期過採於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

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嘆。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散地。言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錄用。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勿欺而犯誓。無患失之心。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

右臣今月十一日翰林待詔梁迪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衰遲無用。寵既溢於當年。眷待有加。恩復隆於晚節。使華臨賁。天語丁寧。簪里巷之驚觀。嘆朝廷之用舊。伏以禁林分直。法本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名次之先後。斷自上心之簡求。冠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凡膺此選。宜得異材。而臣本以愚忠。累塵器使。初無已試之效。但有過實之名。千里闕庭。二年江海。憂深投杼。豈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譽。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明。以七年之照臨。觀羣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自用。雖有寬饒之狂。察臣招麾不移。庶幾長孺之守。故還舊物。益茂新恩。臣敢不早夜以思。死生不易。雖桑榆之景。已迫殘年。而犬馬之心。猶思後效。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鍍金銀鞍轡馬一匹者。漢官三服。已分密麗之珍。唐監八坊。復下權奇之駿。拜嘉甚寵。省己何功。伏念臣受材迂疎。賦命寒蹇。幼師季路。止服縑袍。長慕少游。欲乘下澤。目眩重金之耀。神驚四牡之良。俛仰自惟。周章失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勤黎庶。寤寐雋賢。故損廩庫之儲。以廣英雄之殼。致茲辱陋。亦被寵光。臣敢不求稱於衷。益鞭其後。薄德盛服。當戒

維鵜之篇。強力安邦。庶幾有駮之頌。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鏤錫金輓。示有馳驅之勞。寶帶襲衣。豈無約束之義。上既循名而責實。下當因物以貢誠。伏念臣少則賤貧。長而困阨。仲卿龍具。追晏子之一裘。伯厚雞栖。陋景公之千駟。無功拜賜。服寵汗顏。願惟何人。膺此異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躬行慈儉。德貫天人。約於奉己。而侈於養賢。嚴於私親。而寬於馭衆。憐其朽鈍。借以光華。臣敢不衣被訓詞。服勤鞭箠。惟德其物。永觀不易之言。思馬斯徂。更厲無邪之志。

笏記二首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膺闈寄。入長禁林。皆儒者之極榮。豈驚材之所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凝命。稽古象賢。總攬羣英。兼收小器。欲效涓塵之報。未知糜隕之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守無功。方期竄逐。召還何幸。復玷清華。此蓋伏遇太皇太后坤載沉潛。母慈均一。既陶甄於頑鑠。復封植於散材。誓卒餘生。少圖來效。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兼侍讀劄子

臣近準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兼侍讀者臣以迂愚本無學術出從吏役益復空疎竊位禁林已難久處而況天縱之學已集大成非臣孱微所可仰望伏望聖慈追寢成命以授能者所有告命未敢祇受取進止

謝兼侍讀表二首

臣軾言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者用非其分寵至若驚滿溢之憂逡巡莫避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與弟轍同登進士並擢賢科內外分掌於制書先後迭居於翰苑今臣以經史入侍司言行於中轍以承轄立朝督綱條於外恭承明詔不許固辭以爲兄弟之同升自是朝廷之盛事承明三入僅比古人大雅一門無慚舊史人非木石恩重丘山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明極照臨憂深付託欲爲社稷之衛莫如臣僕之賢以帝堯之哲而甚畏於壬人以孔子之聖而思見於狷者致茲選擢驟及迂愚臣敢不淬厲初心激昂晚歲誓堅必死之節少報不貲之恩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又

臣軾言今月四日伏奉告命除臣兼侍讀者叨承新命祇服訓詞薄技已窮舊恩未替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志大而才短論迂而性剛以自用不回之心處衆人必爭之地不早退縮安能保全是以三年翰墨之林屢遭飛語再歲江湖之上粗免煩言豈此身愚智之殊蓋所居閒劇之致臣之自處何者爲宜而況講讀之司帷幄最近分章摘句則何以報非常之知因事獻言又必貽前日之患雖仰恃天日

之照實常負冰淵之虞。恭惟皇帝陛下。大德庇民。小心順帝。雖天覆地載。以聖不可知爲神。而日就月將。以學而不厭爲智。曲收舊物。以廣多聞。臣敢不職思其憂。本無分於中外。欲報之德。誓不易於死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三伏早休表二首

大火既中。三庚云伏。炊烹之病。貴賤所同。忽蒙退食之恩。遂失流金之酷。恭惟皇帝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上有無兔之勤。下無獨賢之嘆。臣等逢時多暇。竊祿安居。共揚扇暘之風。以安黎庶。更勵飲冰之節。少答生成。臣等無任仰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

屋火見而金微。日方可畏。朝氣銳而晝惰。恩獲少休。上旣知勞。下皆忘暑。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勞謙恭己。內恕及人。雖天地無一物之私。而父母有至誠之愛。臣等仰寬蒙假。動獲便安。未明無顛倒之衣。省循何幸。夙退有委蛇之食。歌詠而歸。臣等無任仰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知穎州者。引嫌求避。顧舊典之甚明。易職寵行。荷新恩之至厚。疎愚自省。慚悚交并。中謝伏念臣學陋無聞。性迂難合。受四朝之知遇。竊五郡之蕃宣。吳會二年。但坐糜於廩祿。禁林數月。曾未補於絲毫。敢冀殊私。復還舊物。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仁涵動植。明燭幽微。知臣獨受於聖。知欲使曲全於晚節。憐其無用。許以少安。凡力請八章。而後從。使不爲一乞而遽去。在

臣進退可謂光榮。雖老病懷歸，已功名之無望，而衷誠思報，尚生死之不移。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者，備員經席，幸依日月之光，引避親嫌，實有簡書之畏，恩還舊職，寵寄近藩，衰朽增華，省循知愧。中謝伏念臣生無他技，天與愚忠，雖所向之奇窮，獨受知於仁聖，力求便郡，蓋常懷老退之心。伏讀訓詞，有不爲朕留之語，殊私難報，危涕自零，恭惟皇帝陛下，緝熙光明，剛健篤實，方收文王之四友，以集孔子之大成，而臣苟念餘生之安，莫伸一割之用，桑榆暮齒，恐遂齋至而莫償，犬馬微心，猶恐蓋棺而後定，臣無任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右臣伏蒙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鞍轡馬一匹者，錫之上駟，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無復忘腰之適，執鞭請事，顧影知慚，恭惟皇帝陛下，禹儉中脩，堯文外煥，長轡以御，率皆四牡之良，所寶惟賢，豈徒三品之貴，出捐車服，收輯事功，而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臣無任

又

右臣伏蒙聖慈，特賜臣對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鞍轡馬一匹者，出笥之珍，以旌有德，在坰之駟，豈及無功，而臣首尾四年，叨塵三錫，省躬內灼，服寵汗流，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自居，龍光四達，德被海宇，豈

惟一襲之衣。恩結華夷。何止十圍之帶。羣賢在馭。六轡自調。而臣頃以衰羸。止求安便。奉宣德意。庶幾五袴之謠。收斂壯心。無復千里之志。更期力報。有愧空言。臣無任

潁州謝到任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避嫌引疾。慚無國士之風。識分知難。粗守人臣之節。曲蒙溫詔。遂假名邦。已見吏民。惟知感怍。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多難。無意軒裳。晚以虛名。偶塵侍從。雖云時可。每與願違。既未決於歸田。故力求於治郡。慈母愛子。但憐其無能。明君知臣。終護其所短。自欣投老。漸獲安身。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慈儉臨民。剛柔布政。參天地而有信。喜怒不陳。體水鏡之無心。忠邪自辨。致茲愚直。亦克保全。雖任職居官。無過人者。而見危授命。蓋有志焉。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支郡責輕。未卽滿盈於小器。豐年事簡。非徒飽暖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汝潁爲州。邦畿稱首。土風備於南北。人物推於古今。賓主俱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脩之遺風。願臣何人。亦與茲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六聖。總攬羣英。生知仁孝之全。學識文武之大。謂臣簪履之舊物。嘗忝帷幄之近臣。奉事七年。崎嶇一節。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置之安地。養此散材。更少勉於桑榆。誓不忘於畎畝。臣無任

賀德音表二首

臣軾言。伏觀九月二十七日德音。以上清儲祥宮成。減決四京及諸道見禁罪人者。靈光下燭。慶新宮之落成。霈澤旁流。洗庶獄之多罪。散爲和氣。坐致豐年。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舜禹之心。以奉先爲孝本。釋老之道。以損己爲福田。永惟坤作之成。每辭天下之養。卑宮何陋。大練爲安。故能捐萬金之資。以成二聖之意。爲國迎祥。而國無所費。與民祈福。而民不知勞。鑾輅親臨。神靈昭格。覩士女之和會。旣同其休。念囹圄之幽囚。或非其罪。用孚大號。以達惠心。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恭儉以仁。明哲作則。愛惜帑廩。不供浮費之私。重慎典刑。每存數赦之戒。一寬湯網。衆識堯心。臣以從官出臨近甸。率吏民而拜慶。助父老之歡謠。永望闕庭。實同咫尺。臣無任

又

臣軾言。伏觀九月二十七日德音。以上清儲祥宮成。減決四京及諸道見禁罪人者。琳館告成。神人交慶。綸音下霈。過故盡除。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漢武築通天之臺。魏明作凌雲之觀。皆厲民而私己。或祕祝以斬年。然猶形於詠歌。被之金石。而況文孫繼志。神母考祥。追六聖之心。本枝百世。均萬方之慶。囹圄一空。豈惟洗濯於丹書。固已光華於青史。恭惟皇帝陛下。知人堯哲。克己禹勤。積德之宮。以文章爲藻飾。庇民之廈。以仁義爲基扃。眷樸斲之成能。亦聖神之餘事。臣久參法從。夙侍經幃。樂石銘詩。雖幸執太史之筆。大圭薦禠。不獲踐屬車之塵。徒與吏民。共茲慶澤。臣無任

賀興龍節表一首

臣軾言。天佑我邦。祥開是日。山川貢瑞。日月增華。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以上聖所儲。有慈儉不爭之寶。輿情共獻。蓋憂勤無逸之龜。不待禱祠而求。自然天人之應。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禹勤湯寬。德莫大於好生。故以不殺爲神武。道莫尊於問學。故以所聞爲高明。錫厥庶民。嚮用五福。臣備員內閣。出守近畿。雖違咫尺天威。乃身在外。而上千萬歲壽。此意則同。臣無任

賀駕幸太學表二首

臣軾言。恭聞十月十五日。駕幸太學者。輦回原廟。旣崇廣孝之風。幄次儒宮。復示右文之化。禮行一日。風動四方。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五學之臨。三代所共。蓋天子不敢自聖。而盛德必有達尊。在漢永平。始舉是禮。雖臨雍拜老。有先王之規。而正坐自講。非人主之事。豈如允哲。退託不能。奠爵伏興。意默通於先聖。橫經問難。言各盡於諸儒。恭惟皇帝陛下。文武憲邦。聰明齊聖。大度同符於藝祖。至仁追配於昭陵。故舉舊章。以興盛節。臣早塵法從。久侍經幃。永矣馳誠。想聞合語於東序。斐然作頌。行觀獻馘於西戎。臣無任

又

臣軾言。恭聞十月十五日。皇帝駕幸太學者。濟濟多士。靈承上帝之休。雍雍在宮。服膺文母之教。風傳海宇。慶溢臣工。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學校太平之文。而以得士爲寶。經術致治之具。而以愛民爲心。心旣立而具乃行。實先充而文斯應。永惟坤載之厚。輔成天縱之能。惟使文子文孫。莫不仁。故於先聖先師。無所愧。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憂深祖構。德燕孫謀。黃裳之文。斧藻萬物。青衿之政。長育羣材。豈惟哉

舞於士夫。實亦光華於史冊。臣冒榮滋久。被遇最深。外告成功。行喜鴟音之革。中脩潛德。孰知麟趾之風。臣無任

謝賜曆日表二首

迎日推策。雖曰百王之常。後天奉時。惟我二后之德。伏讀詔旨。灼知聖心。中謝伏以。嗣歲將興。舊章畢舉。三朝受海內之圖籍。七月陳王業之艱難。冬有祁寒。知民言之可畏。陽居大夏。識天道之至仁。故於頌朔之初。更下布新之詔。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視民如子。以國爲家。振廩勸分。人自忘於艱歲。消兵去殺。天必報之豐年。臣敢不省事清心。貴農時之不奪。思患預備。期歲計之有餘。庶竭微誠。少裨洪造。臣無任

又

歲頒正朔。蓋春秋統始之經。郡賜璽書。亦漢家寬大之詔。實爲令典。豈是空文。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以望歲者。生民之至情。畏天者。人君之大戒。所以常言報應。而不言時數。每奏水旱而不奏嘉祥。上有消復之心。下有變調之道。固資共理。同底純熙。恭惟皇帝陛下。祇敬三靈。憂勤萬宇。爲仁一日。自然天下之歸。教民七年。豈無善人之效。臣敢不仰遵堯典。寅奉夏時。謹堤防溝洫之修。行勞來安定之政。庶殫縣力。少助至仁。臣無任

揚州謝到任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知揚州。臣已於今月二十六日到任。訖者。支郡養痾。裁能免咎。通都移牧。自愧何功。屢玷恩榮。實深慚汗。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竊祿。稍習治民。在先帝日。已歷三朝。近八年間。復忝四郡。

平生所願。滿足無餘。志大才疎。信天命而自遂。人微地重。恃聖眷以少安。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子惠萬民。器使多士。以謂朝廷之德澤。付於郡縣與監司。乃眷江淮之間。久罹水旱之苦。鄰封二浙。飢疫相薰。積欠十年。豐凶皆病。臣敢不上推仁聖之意。卜盡疲驚之心。庶復流亡。少寬憂軫。臣無任

又

一麾出守。方愧媮安。十國爲連。復膺寵寄。恩榮旣溢。慚汗靡寧。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鰥生。冒居禁從。頃緣多病。力求穎尾之行。曾未半年。復有廣陵之請。蓋以魚鳥之質。老於江湖之間。習與性成。樂居其舊。天從民欲。許擇所安。恭惟皇帝陛下。欽明文思。剛健純粹。天功默運。灼知萬化之情。人材並收。各取一長之用。如臣衰朽。尙未遐遺。命至蹇而祿已盈。每懷憂懼。志雖大而才不副。莫報恩私。臣無任

謝賜卹刑詔書表二首

臣軾言。伏蒙聖恩。賜臣欽卹刑獄詔書一道者。時令舉行。雖云故事。天心惻怛。本出至誠。德旣洽於好生。民雖死而無憾。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以刻木畫地。志士不居。鑠石流金。平人猶病。宜軫聖神之念。實爲哀敬之先。訓誥丁寧。使民感動。恭惟皇帝陛下。禹湯罪己。堯舜性仁。以不忍人之心。行若稽古之政。豈止緩獄。實期無刑。臣敢不推廣上恩。厚風俗於無犯。申嚴法意。消盜賊於未萌。少假歲時。庶空囹圄。臣無任

又

暑雨其咨。旣軫小民之病。麥秋已至。復虞輕繫之淹。祗服訓詞。灼知天意。臣某中謝伏以仁聖之德。哀矜

爲先。常內恕以及人。故深居而念遠。齋戒處掩。則知暴露之勤。紵絺裋延。不忘纍繼之苦。吏旣罔懈。民知無冤。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事法祖宗。德參天地。凱風養物。散爲扇暘之涼。靈雨應時。同沾執熱之濯。臣敢不盡其哀敬。濟以寬明。奉漢律之嚴。毋令瘕死。推慈母之意。務在平反。庶竭愚忠。少行德意。臣無任

賀立皇后表二首

臣軾言。伏觀制書。今月十六日。皇后受冊禮成者。纘女維莘。倪天之妹。事關廟社。喜溢人神。中賀。臣聞三代之興。皆有內助。二南之化。實本人倫。維關雖正始之風。具旣醉太平之福。民有所恃。邦其永昌。恭惟皇帝陛下。自誠而明。惟睿作聖。輯寧夷夏。德旣茂於治朝。輔順陰陽。政兼修於內職。旣膺大慶。益廣至仁。下逮海隅。夫婦無於愁嘆。上符天造。日月爲之光明。受祿無疆。與民同樂。臣無任

又

吉日旣涓。柔儀允正。穀珪往聘。象服來朝。中賀。臣聞周姜任妃之賢。位非皆極。漢陰馬郭之貴。德或有慚。盛哉六禮之陳。襲此三宮之慶。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任付託之重。躬保佑之勞。公天下不私其親。配宸極必先以德。徽音不墜。嗣成慈孝之風。仁壽無疆。坐享雲來之養。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臣無任

賀坤成節表

臣軾言。歲復六壬。襲嘉祥於太史。火流七月。紀令節於詩人。盡海宇之含生。舉欣榮於茲日。臣某中賀。臣聞君以民爲心體。天用民爲聰明。未有心胖而體不紓。民悅而天不應。故好生惡殺。是爲仁壽之基。捐利與民。斯獲豐年之慶。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恭儉一德。勤勞百爲。推天覆地載之心。阜成民物。盡父教母憐

之道。誨養臣鄰。共知難報之恩。必享無疆之福。臣以出守淮海。無由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卷十三

表狀劄子二十四首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馬狀

蒙恩賜臣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盛服在躬。無復曳婁之嘆。名駒出廐。遂忘奔走之勞。施重丘山。身輕毫末。伏念臣少賤而鄙。性惟少文。衣敝縕袍。未嘗有恥。乘款段馬。自以爲安。豈意晚年。屢膺此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隆景命。總攬羣英。無競維人。勢已加於九鼎。惟德其物。恩有重於千金。臣敢不上體眷懷。勉思報稱。贈繞朝之策。愧不能謀。振屈原之衣。期於自潔。臣無任

又

伏以在笥之珍。本出於民力。脫驂之賜。以結於士心。顧臣何人。屢膺此寵。伏念臣學本爲己。材不適時。乘伯厚之車。雖云疾惡。束公西之帶。愧不能言。而二年之間。三拜是賜。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心存社稷。德協天人。以長策駕馭四方。以盛德藩飾多士。故令衰朽。獨玷光華。豈曰無衣。蓋獨求於安吉。慨然攬轡。敢有志於澄清。臣無任

謝兼侍讀表

伏奉制書。除臣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者。重地隆名。不擇所付。清資厚祿。以養不才。中謝。伏念臣以草木之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能副。恭惟皇帝陛下。聖人格物。文武憲邦。重離繼明。何煩燧火之助。大廈既構。尚求一木之支。而臣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徬徨。聞長樂之鼓鐘。恍如夢寐。莫報丘山之施。猶貪頃刻之榮。臣無任

又

流汗恩榮。再詞莫獲。強顏衰朽。一節以趨。臣軾中謝。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殊制。閑劇異宜。武選隸於天官。兵政總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而師氏之官。職在論說。命臣兼領。聖意可知。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約己裕民。忘家憂國。知先王之兵。必本於道德。故以儒臣爲七兵。知人主之學。必通於民情。故目郡守爲五學。而臣迂疎不可強合。早緣衰病。難以久居。終當自効於所長之間。或可報恩於未死之日。臣無任

進郊祀慶成詩表

伏觀今月十四日。郊祀禮成者。親奠璧琮。始見天地。兼陳祖宗六廟之典。參用漢唐三代之文。夷夏來同人。神允答。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聿追來孝。對越在天。外修神考之文章。內服文母之慈儉。四方觀禮。百辟宅心。雪止風恬。驗神祇之來饗。雲黃歲美。知豐凶之在天。臣以藝文。入侍帷幄。考事而知天意。陳詩以達民言。雖無足觀。亦各其志。臣無任瞻天望聖。慚懼屏營之至。所撰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陳表上

進以聞。

任兵部尙書乞外郡劄子

臣向在揚州蒙恩除臣今任臣於本州及緣路附遞入文字辭免准聖旨劄子指揮爲已差充鹵簿使大禮日迫不許遷延臣以此不敢堅辭尋於南京附遞奏乞候過南郊依前除臣一郡今來已過郊禮伏乞檢會累次奏狀除臣知越州一次取進止。

辭兩職并乞郡劄子

臣近奏乞越州伏蒙聖恩降詔不允續准閣門告報已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尙書聞命悸恐不知所措臣本以寵祿過分衰病有加故求外補實欲自便而榮名驟進兩職薦加不獨於臣有非據之羞亦恐朝廷無以待有勞之士豈徒內愧必致人言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若越州無闕乞自朝廷除授取進止。

又

臣近奏乞辭免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尙書恩命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蒙降詔不允聖恩隆厚天旨丁寧顧臣何人敢守微意但本緣請外更蒙陞擢兼帶兩職近歲所無有何勞能被此光寵欲乞追寢新命令臣且依舊供職則臣更不敢請郡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職名卽乞除臣一重難邊郡令臣盡力報稱猶可少安臣非敢自謂知兵若朝廷有開邊伐國之謀求深入敢戰之帥則非臣所能辦。

若欲保境安民。宣布威信。使吏士用命。無所失云。則承乏之際。猶可備數。伏望朝廷於此二者。擇一以處。臣非獨在。臣分義當然。亦朝廷名器。不爲虛授。取進止。

謝除兩職守禮部尙書表

伏蒙聖恩。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尙書者。衰年自引。久抱此心。異數併加。實爲非意。辭不獲命。愧何以堪。臣軾中謝。竊惟以殿命官。本緣麟趾之舊。因時修廢。近正金華之名。歷代所榮。於今爲甚。自元豐之末。官制以來。若非身兼數器之人。未有名冠兩職之重。而況秩宗之任。邦禮是司。豈臣迂愚所當兼領。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憂深社稷。慮極安危。求忠臣於愚直之中。論治道於文字之外。知臣難進而易退。或非患失之鄙夫。故授以禮樂清閑之司。使專於論說琢磨之事。此恩難報。願輸歲月之勤。度己所宜。終遂江湖之請。臣無任

又

備員西學。已愧空疎。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之事。併爲儒者之榮。臣軾中謝。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爲本。而恥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爲心。而慚尸祿。乃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效。而有志莫遂。負愧何言。今乃以文字爲官常。語言爲職業。下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靦面目。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天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帝入晁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爲國安危之本。祇在聽言得失之間。恭惟皇帝陛下。卽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之

官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文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己費省。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邇聲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則爲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爲耆朮參苓。雖無近効。而有益於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自應。福樂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補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三尺之喙。日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爲尸素。死有餘誅。伏願陛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

蒙恩賜衣一對。金帶一條。並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服官奠篚。響動佩章。圉士効牽。光生韉策。伏以三賜之重。莫隆於車馬。五采之貴。兼施於衣裳。汝必有功。服之無斃。而臣衰年弱幹。固難強於馳驅。枯木朽株。本不願於文繡。寵加意外。愧溢顏間。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因能任官。稱物平施。操名器以勵士。上有誠心。正銜勒以馭人。下無遺力。臣敢不思。稱其服益。勵厥躬。雖愧立朝。乏能言之近用。猶希辨道。輸老智於暮年。臣無任

又

蒙恩賜衣一對。金帶一條。並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匹。服章在笥。賁及衰殘。銜勒過庭。喜先徒御。伏以物

生有待。天施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鰈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妻孥相顧。驚屢致於匪頒。道路竊窺。或反增於指目。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聰明齊聖。陳錫載周。含垢匿瑕。而察於求賢。卑宮菲食。而侈於養士。士豈輕於千里。念非其人。言有重於兼金。當思所報。

笏記

榮兼兩職。寵與六卿。豈伊衰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靡求備於一人。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効於涓埃。草木微生。終難酬於雨露。臣無任

又

陞榮祕殿。列職西清。併此光華。付之衰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棄之材。將建無窮之業。顧慚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回於生死。臣無任

定州謝到任表

兵民重寄。本禦侮以折衝。疆場久安。但坐嘯而畫諾。才微祿厚。恩重命輕。臣軾中謝。伏念臣一去闕庭。三換符竹。坐席未暖。召節已行。筋力疲於往來。日月逝於道路。未經周歲。復典兩曹。朝廷非不用臣。愚慙自不安位。所宜竄逐。更冒寵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高明正中。乾健獨運。追述東朝之遺意。收此散材。眷言西學之舊臣。付之善地。致此衰朽。尙未棄捐。臣敢不勤卹民勞。密修邊備。苟無大過。以及葦年。漸還魚鳥之鄉。以畢桑榆之景。臣無任

慰正旦表

嗣歲將興。雖有作新之慶。舊穀既沒。其深追遠之思。凡在照臨。舉增懷慕。臣軾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躋堯禹。行比騫參。方受圖於二朝。明發不寐。念御簾於雙日。孝思奈何。幸寬罔極之哀。少副有生之望。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曆日表

夙頒溫詔。寵拜新書。吏得承宣。民知蚤晚。臣軾中謝。臣聞言天道者有數。故閏以正時。訓農事者在人。則王無罪歲。豈獨典常之舊。必存忠利之心。恭惟皇帝陛下。輔相財成。聰明時憲。居德刑於冬夏。意與天同。暨聲教於朔南。責在臣等。敢不時使薄斂。思患預防。勤卹鰥孤。幸流亡之盡復。兼明威惠。庶戎夏以皆安。臣無任。

慰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畢表

恭聞今月七日。大行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山陵禮畢者。日月有時。義當卽遠。雨露旣降。思則無窮。遙知穆穆之光。尙起皇皇之望。臣軾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道循祖武。德契天心。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願寬舜慕之心。少副堯封之祝。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慰宣仁聖烈皇后祔廟禮畢表

恭聞今月十七日。宣仁聖烈皇后升祔禮畢者。反寢而虞。旣盡飾終之典。宅神於廟。益隆追遠之思。凡在照臨。舉增悲慕。臣軾中謝。竊以六朝繼聖。並傳家法之餘。三后御簾。高出古人之右。逮此登配。廓然永懷。

恭殊皇帝陛下。奉順母慈。表章坤德。四謚哀榮之詔。簡策有光。數詩挽餞之音。道塗垂涕。日月云遠。典禮告成。願寬無益之悲。少副有生之望。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衣襖表

十一月九日。翰林醫官王宗古至。伏蒙聖慈。傳宣存問。賜臣等勅及初冬衣襖者。齊官三服。已寬卒歲之憂。漢札十行。更佩先春之煖。恩均吏士。聲動華夷。臣軾中謝伏以禮著始裘。詩歌無褐。邊陲更戍。本爲臣子之常。朔易早寒。特軫聖神之念。惟德其物。豈曰無衣。恭惟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力行恭儉。威風旁振。方戰栗於天驕。溫詔下融。遂流澌於河凍。旣無功而坐食。實有愧於解衣。敢不推廣朝廷之仁。益收凍餒。申嚴祖宗之法。少肅惰媮。庶收汗馬之勞。以解濡鵜之誚。臣無任

到惠州謝表

先奉告命。落兩職。追一官。以承議郎知英州軍州事。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於今月二日到惠州。公參訖者。仁聖曲全。本欲畀之民社。羣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尙荷寬恩。止投荒服。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赦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尙口乃窮之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三面。舜干舞於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厖臚之馬。猶獲蓋帷。穀觶之牛。得違刀几。臣敢不服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魑魅爲鄰。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草之忠。臣無任

到昌化軍謝表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者。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軾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會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而臣孤老無託。瘡痍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魍魎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德報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無任

提舉玉局觀謝表

臣先自昌化軍貶所奉勅移廉州安置。又自廉州奉勅授臣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今行至英州。又奉勅授臣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居住者七年。遠謫不任意全。萬里生還。適有天幸。驟從縲紲。復齒搢紳。臣軾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自取。不敢怨尤。會真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而臣獨在幽遠。最爲冥頑。迨茲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終蒙記錄。不遂棄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正位龍飛。對時虎變。神武不殺。豈非受命之符。清淨無爲。坐獲消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木之微。共霑雷雨之解。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往愆。沒齒何求。不厭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臣無任

慰皇太后上仙表

伏觀正月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遺誥者。慟發六宮。悲纏九土。奉諱哀殞。不知所云。臣軾中謝大行皇太后。德冠三朝。化刑四海。獨決大策。措天下於太山之安。退避東朝。復明辟爲萬世之法。奄終壽祿。莫曉天心。恭惟皇帝陛下。仁孝自天。哀傷過禮。惟聖達節。豈復行會閔之難。以民爲心。則當法舜禹之大願。少寬於追慕。庶下答於臣民。臣以外郡居住。不獲奔赴闕庭。無任哀痛隕越之至。

疏文十四首

興龍節功德疏文五首

右伏以上帝垂休。真人誕降。乾坤合契。永爲慶喜之辰。草木何知。舉有欣榮之意。矧惟遭遇。獲侍清閑。不緣梵釋之因。曷致涓塵之効。伏願皇帝陛下。受天之祿。如川方增。奄有漢唐之封疆。倍萬唐虞之壽考。永均介福。下及函生。

右伏以三王之樂。固常與天下同。四海之心。莫不欲吾君壽。以茲願力。扣彼佛乘。仰惟無礙之慈。副我必從之欲。伏願皇帝陛下。配天而治。如日之中。安樂延年。錫帝齡之無算。寅畏享福。過周曆以常新。下及海隅。同躋壽域。

右伏以上帝立子。將開太平之基。下民歸仁。自享延鴻之壽。不假龍天之會。曷旌臣子之心。伏願皇帝陛下。受祿無疆。如川方至。五兵不用。同萬國之車書。多士克生。達四海之耳目。永均介福。普及函生。

右伏以候嘉平之臘。協氣充流。歌長發之祥。羣心踊躍。華夷交慶。草木增榮。矧惟扈從之私。獲在封疆之守。敢緣願力。低叩佛乘。仰惟無礙之慈。副我必從之欲。伏願皇帝陛下。配天而治。如日之中。安樂延年。錫

帝齡之無算。寅畏享福。過周曆以常新。下及海隅。同躋壽域。

右伏以瑞乙來翔。共紀生商之兆。羣龍下集。適同浴佛之辰。爰崇勝因。以薦多祉。伏願皇帝陛下。立民之極。先天不違。福如南山之不騫。壽等西方之無量。鼓寧海宇。永庇神天。

坤成節功德疏文七首

右伏以功存社稷。慶鍾高密之門。澤及木枝。天作大任之德。候西風之協應。占南極之嘉祥。特啓真壇。仰祈睿算。順帝之則。固不待於禱求。應地無疆。亦難忘於祝頌。臣無任懇禱激切之至。

右伏以慈儉之化。無得而名。保佑之功。云何可報。仰首雲天之望。傾心草木之微。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敢冀神休。永爲民極。臣無任。

右伏以寶儉與慈。地無私載。履信思順。天且不違。眷惟江海之邦。日蒙雨露之施。民心所祝。神聽必臨。祈萬壽於無疆。庶羣生之永賴。臣無任。

右伏以上帝儲休。遺寶龜而降聖。羣方仰德。執瑞玉以來賓。恪修臣子之誠。虔奉天人之禱。供精蒲塞。文演貝多。致海衆之莊嚴。廣潮音之清淨。勝因所集。睿算日隆。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伏願大安大榮。永對無窮之問。時萬時億。獨觀有道之長。臣無任。

右伏以玉勝發祥。金行正候。合天人之寶運。實華夏之昌辰。已格鴻休。猶資善禱。展祇園之淨供。發祕藏之真乘。庶假良因。益崇睿算。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伏願威神有截。盡龍象以瞻依。壽考無疆。等乾坤之久。大臣無任。

右伏以神聖在御。天地無可報之恩。臣子何知。佛老有歸誠之法。敢緣淨供。仰祝遐齡。太皇太后陛下。伏願日照月臨。海涵岳峙。帝簡好生之德。錫壽無疆。民銜既富之仁。保邦何極。臣無任

右伏以星火西流。方歲功之平秩。夕月既望。昭陰德之致隆。凡我有生。歸誠茲日。佛身充滿。天監聰明。太皇太后陛下。伏願享德三靈。齊光兩曜。坐俟雲來之養。受祿無疆。屢觀甲子之周。與民同樂。臣無任

太皇太后本命歲功德疏文

右伏以天人合契。輔成繼照之明。歲月襲祥。允協重坤之象。肇臨正旦。寅奉德音。盡海宇之無疆。集緇黃而來會。旁推舞孝。仰叩佛乘。伏願太皇太后陛下。下順民心。仰膺天保。配西方之無量。與南山而不傾。豈獨五音六律之旋。再臨此歲。將推三統九會之復。以下其年。永與函生。共茲人福。謹疏。

景靈宮祈福道場功德疏文

右伏以仁心浹物。自然憂樂之同。孝治格天。宜爾感通之速。庶殫精懇。仰叩上真。恭以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神。勤勞夙夜。偶倦東朝之御。未復太官之常。爰卽殊庭。大陳妙供。法音上達。雖有假於雲章。民志下同。自不勞於祕祝。願膺勿藥之喜。永保無疆之休。

